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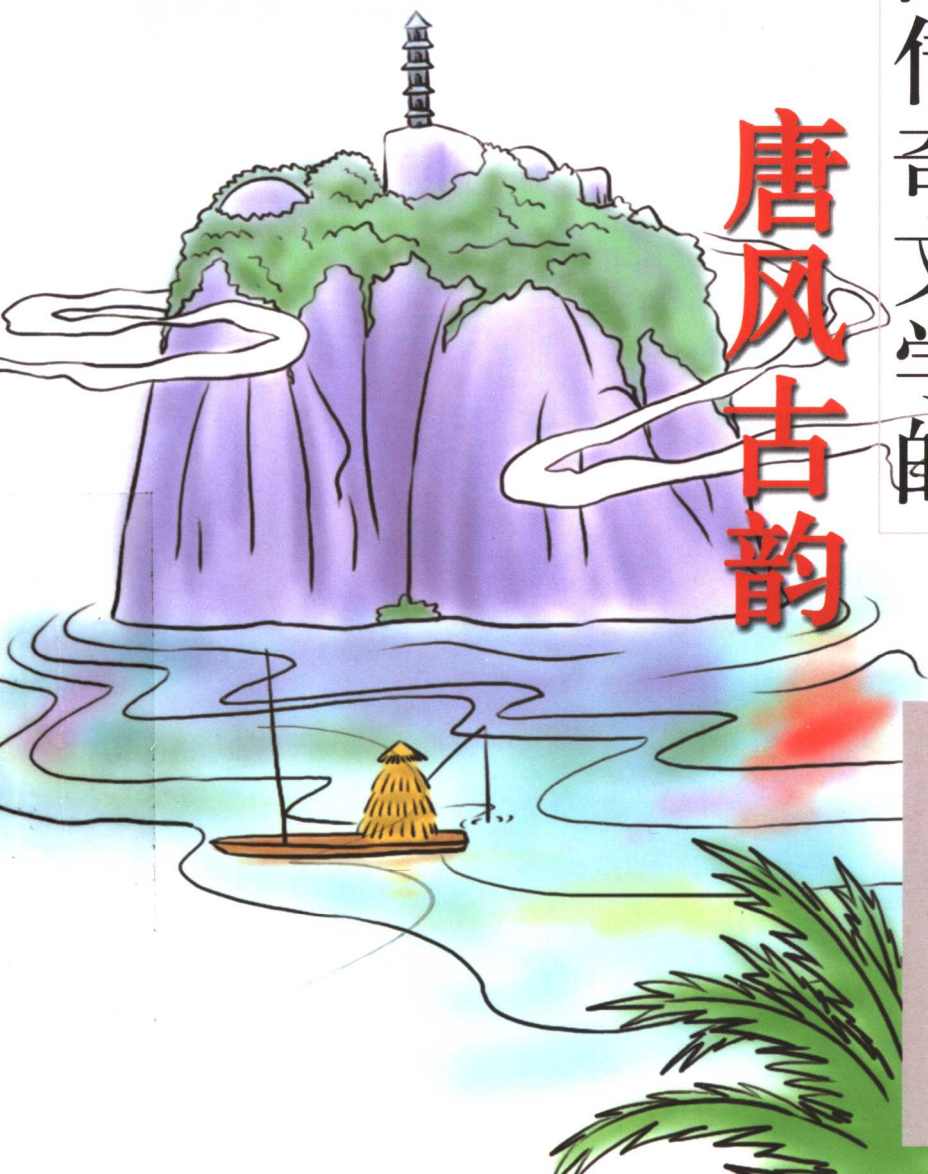
韩国传奇文学的

唐风古韵



民族出版社

「韩」
苏仁镐 著
刘虹 焦艳 译



I312.074/1

2007

韩国传奇文学的唐风古韵

[韩] 苏仁镐 著

刘虹 焦艳 译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传奇文学的唐风古韵/(韩)苏仁镐著;刘虹,
焦艳译.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105-08987-1

I. 韩… II. ①苏… ②刘… ③焦… III. 传奇小说—文学
研究—韩国—中世纪 IV. I3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1545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bs.com>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75

字数: 230 千字 定价: 22.80 元

ISBN 978-7-105-08987-1/I·1877(汉 578)

总编室电话: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前 言

本书的主要研究目的在于从比较论的角度阐明韩国传奇文学在整个东亚传奇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为此，本书首先分析了传奇的样式特点及中国传奇在韩国国内的接受情况，以此为基础考察了这些特点及外来因素是通过怎样的途径介入到韩国传奇创作当中，进而逐步积累形成韩国传奇小说固有的一些体裁特点，同时还考察了这些传奇发展成为后代小说的过程。本书还试图通过分析新罗末期高丽初期至朝鲜中期的韩国传奇文学寻找出一些重要头绪，以解决围绕韩国初期小说史上的核心体裁——传奇小说所出现的与韩国小说发生、发展相关的各种争论。

本书主要分为六个部分，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在书的后边还收录了一部分重要作品的原文。各章的主要内容大体如下：

第二章主要考察了东亚共同享有的文言小说传奇的概念及其样式特点。通过具体的考察分析，笔者了解到传奇文学不仅在名称概念上，且在创作目的、虚构特点、作品构成、文体等诸多方面都已表现出区别于志怪和一般文献小说的特点，具备了作为更高层次叙述作品的特点；另外，通过分析笔者还确认了传奇

小说在发展成小说的过程中具备了与通过其他途径发展而成的其他小说种类不同的固有特点。

第三章着重分析了传奇这种外来体裁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被国内所接受并得到稳定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如何设定韩国小说史起点的问题。在具体分析过程中，笔者了解到继承六朝时期的志怪及其创作经验的唐代传奇的传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契机，自此韩国才得以出现传奇文学。另外，笔者还考证了新罗末高丽初时期确实已具备了足以促使传奇这种叙述作品出现的一定的社会历史、思想条件。

第四章考察了新罗高丽时期传奇的发展情况。这里对新罗末高丽初时期出现的《殊异传》做了重点分析，因为该作品反映了叙事文学史上重要体裁的发展情况，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本章还通过分析流传至今的新罗和高丽时期传奇作品，了解到冥婚类传奇、梦游类传奇及现实类传奇在当时已发展成为韩国传奇的主要类型。

第五章为阐明朝鲜初期、中期传奇小说的发展情况，重点分析了由勋旧文人编撰的杂录等重要资料，并考察了前代传奇的传统是如何被继承与发展的。

第六章重点分析了朝鲜前期传奇小说的代表作《金鰲新话》和《企斋记异》及《薛公瓚传》。《金鰲新话》虽不是最早的传奇小说，但它却是正式开启韩国传奇小说时代的代表性作品，因而具有重要意义。《薛公瓚传》和《企斋记异》也是两部意义重大的作品，前者反映了小说已开始在社会上普遍流行这一现象，后者则展现了传奇小说多种可能的发展形式，预示了下一时期传奇小说的变化。

第七章通过分析朝鲜中期传奇小说作品，了解到传奇小说和其他系列小说之间有着各种不同的样式变化过程，且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稳固奠定朝鲜中后期小说的重要基础，形成了丰富的源泉。这里着重分析了《花梦集》这部作品，因为该作品提供了分析 16 世纪后半期到 17 世纪前半期小说体裁变化所需的重要依据，意义可观。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诸多同人的帮助。这里特别向北京大学的李先汉教授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感谢他在本书策划、出版的全过程中所给予的关心与帮助。同时也向负责本书翻译工作的焦艳、刘虹两位老师表示感谢，谢谢她们能从百忙之中抽取时间承担这项艰难的翻译工作。最后向负责本书出版业务的民族出版社各位有关同人表示由衷的感谢，谢谢他们对出版此书所赋予的热情与真诚。

苏仁镐

2007 年 9 月

目 录

I. 绪论 1

II. 传奇文学的体式特征 5

1. 志怪与传奇 5
2. 传奇文体的审美特征 13

III. 朝鲜对唐代传奇文学的借鉴和朝鲜小说的产生 19

1. 唐代传奇文学对朝鲜小说的影响 19
2. 朝鲜小说的缘起 25

IV. 新罗和高丽时代传奇文学综览 41

1. 志怪传奇集《殊异传》 41
2. 新罗和高丽时代的传奇作品世界 48
3. 高丽中后期传奇文学的流变 64

V. 朝鲜前期杂录所载的传奇文学 70

1. 编纂杂录的文学史意义 71
2. 杂录对传奇的接受状况 78

VI. 朝鲜前期的传奇小说 92

1. 《金鰲新话》 92
2. 《企斋记异》 107
3. 《薛公瓚传》 120

VII. 朝鲜中期的传奇小说 131

1. 朝鲜中期传奇小说概观 131
2. 笔写本传奇小说集——《花梦集》 139

● 参考书目 148

● 附录：作品原文 167

I. 绪 论

倘若爬梳韩国^① 古典小说的产生和演变,尚存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本国丰富的文学遗产,如何正确认识并切中肯綮地予以评价,是每一个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使命。然而,在研究界,一直以来,我们不仅对本国小说的价值吝于首肯,还潜滋暗长着一种以西方视角来看待东方文学,或者以中国视角来看待韩国文学的现象。笔者以为,在小说体裁的规正方面,不能盲从西欧理论,而应在承认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东方的、韩国的小说观。只有这样,才能摆脱诸如“西欧性”或“近代性”等依然占据支配地位的小说形成论,从而真正对小说的根源及其特性进行深入探索,使备受西欧文学理论压抑的本国文学遗产恢

① 编者注:现代韩国与朝鲜的古代文学为同一脉络,本书中“韩国”亦指“朝鲜”,本书中出现的“韩国”、“朝鲜”不作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间的政治解释。经征求多方意见,并参考外研社《韩国文学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韩国文学论纲》(赵东一,200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韩国文学史》(赵润济,1998)、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韩国文学简史与作品选读》(韩卫星,2006)等图书,本书中亦采用了“韩国文学”、“韩国古代文学”、“韩国”等提法。

复原有的生机活力。

近来的研究中，关于重构韩国初期小说史的提法渐次发轫，“传奇”或“传奇小说”重新受到关注。迄今为止，传奇小说的研究，主要还是通过对大部分传奇小说的发掘和整理，为将来更具体系化的类型研究奠定基础。“传奇”和“传奇小说”这两个概念，由于不同学者对其内涵和外延的论述歧见纷呈，所以至今尚无定论。

以“小说一说话”二者的关系观之，对于传奇体裁的界定，大致有三个观点：“说话”的观点；小说的观点；介于“说话”和小说之间的观点。前两者偏重其一，未兼其他，各有偏颇。

若以“传奇不是小说而是说话”乃是一种错误观点的话，那么，“传奇是小说而不是说话”无疑也是错误的。一直以来，人们似乎偏执于这样一种看法，即相对于小说而言，“说话”这种艺术形式是低级和僵化的。这种认为文学体裁有高低雅俗之分的观点，于研究绝无裨益。事实上，“说话”这种艺术形式灵活多样，流衍递嬗。它和小说，更是互相渗透，互为影响。正是这种不同体裁间的张力，才使得文学肌理丰盈饱满。这一点务必斟酌，而若忽视这一点，那么，关于“传奇”的整体特征之争论，即使能在某种程度上达致和议，但如果放到文学史的坐标上，则难免持续争议的僵局。

那种试图把传奇设定在说话和小说二者之间的见解，还是无法从根本上区分说话和小说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那么，对于同属叙事传承范畴，却又有着各自不同体裁特征的作品，如何加以甄别呢？难道“传奇性”就是与“说话性”和“小说性”不一样的独特范畴吗？如果是，那么它的具体内容和标准又是什么？不解决这个问题，那所谓的“中间阶段论”就只能是一个折衷的说法，一个临时的措施。对于个别作品是否具有传奇小说的特质，

研究者们各抒己见，展开激烈争论，如今，相关论著林林总总，已然颇有成就。

然而，对于传奇是否具有“小说性”这一问题，研究界至今仍未形成一个明确统一的标准，在这种研究现状下，无论提出哪种观点，都难成共识。笔者以为，体裁类型研究，仅仅是深入理解个别作品及整个文学的工具，其本身不能成为目的或前提。但是，现阶段的传奇小说研究，常常王顾左右而言他，借演绎之法，患漫而成抽象理论。对传奇小说的体裁规正及产生发展进行理论评述和对个别作品进行整理、评价，是两个无法分割、相互依存的课题。但迄今为止的研究倾向是：轻待后者，而倚重前者。部分研究者以零星遗文为研究对象，试图将这些传奇小说的变化形态，纳入“传奇小说的发展阶段”这一整体构图，尽量予以一般化，不过，从中得出的结论，因为省略了实证这一重要环节，故而无法摆脱感性批评的局限性。

所以，为了减少这些无谓的争论，为更具深度和建设性的讨论奠定基础，笔者以为，应该首先通过对资料的充分考证和研读，尽量勾勒出传奇文学的整体轮廓，并扎实严谨地做好一些基础研究工作，如：对传奇小说衍变的文学内因和外因的研究、创作群体的研究、每个作品的考辨、对那些尚未考证的作品之分析评论、与相关体裁及后世小说的关系等基础研究课题。只有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更具说服力、更具价值。毋庸置疑，在初期小说史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传奇这种文学样式，但也不能因此忽视寓言、传记等其他叙事分支的存在，特别是不能忽视这些体裁和传奇的交叉特征。此外，在阐述传奇文学的衍变时，对传奇作品是否具有“小说形象化”这一问题的论述，即使不能详尽其源，也有必要对传奇小说灵活多变的整体风貌进行考察。传奇的表现手法和意

向范型尚未完全摆脱民间口传文学的某些特征，但作为传奇小说衍变的基础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对其价值必须予以充分重视。

传奇文学游移于“说话”（讲故事）和小说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时而偏向于小说，时而向说话倾斜。从古典文学的纵向发展看，传奇以其丰富的叙事想象力，逐渐成为向具有近代小说意义过渡的初期小说史的主流，只是这个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表现得曲折跌宕，所以倘若匆忙将其抽象化并予以分类界定，则很容易落入某些偏见的陷阱。判断一个作品是否具有小说性，要看这个故事（素材）本身是否具有小说化的可能性、时代氛围是否成熟、作家的创作性介入是否积极等多种因素。所以，与其根据素材、时代，做以单纯论断，不如对上述诸要素综合分析。至于“传奇性”这个概念，因为其某些特征和“小说性”非常接近，所以让研究者感到扑朔迷离，难下定论。然究其内在实质和外延，两者实则迥然不同。传奇的“小说性”，在《崔致远》、《调信》等罗末丽初的一部分作品中，有着较为明确的表现。后来，因为历史巨变期的强烈外在冲击，传奇的小说特质，几经飞跃，呈逐渐强化之态。但具体到每个作品，小说性的强弱优劣和其所处时代的传奇文学的整体特征并非完全一致。总之，可以说，传奇在小说和说话之间的游移变奏，正是其小说特质渐趋稳定的过程。

本书基于这一构思，试图通过对新罗末高丽初时期到朝鲜中期传奇文学的梳理，更加深入地阐明促进初期小说崛起和演变的诸般问题。为此，本书首先对传奇文学体式的内在样相做了详尽论述，然后阐述了传奇文学是经过怎样的创作介入，形成一种独立的文学体式，并逐渐发展成为后世小说的。同时希冀以此为基础，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凸现东亚传奇文学嬗变过程中韩国传奇文学的独特面貌。

II. 传奇文学的体式特征

“传奇”一名源自唐代裴铏以温卷形式所著《传奇》三卷^①，后来成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名称。在不同时代，传奇有不同的指称，^②但一般来说，传奇指的是和六朝志怪不同的唐代文言小说。韩国文学史上也主要参照唐传奇的样式特征，把具有传奇要素的一系列叙事文学作品统称为传奇小说。这一章将着重论述传奇的几个重要体式特征。

1. 志怪与传奇

就个别作品而言，有时很难断定其是志怪还是传奇，特别是篇幅较短的作品。今日之研究中，那种通过分析罗列作品的母题、

① “传奇 唐裴铏所著小说名也”，见（宋）陈师道，《后山诗话》。

② 在宋代用传奇指称诸宫调，元代用来指称杂剧，明代用来指称和北剧相别的南剧。

“传奇之名 实始于唐 唐裴铏所作传奇之卷 本小说家言……至宋则以诸宫调为传奇……元人则以元杂剧为传奇……至明人则以戏曲之长者为传奇”，见（清）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动机，对整体叙事结构加以延伸阐释，或对“靡丽纤细的细节描写”进行感性评价的做法，很容易导致许多不合理的主观论断。而面对蕴含着丰富事实、史实的笔记和志怪，如何加以区分，确也不易。^①像《殊异传》和朝鲜初期的杂录集等文献资料，也常常将笔记、志怪和传奇杂陈并列，这更增加了鉴别的难度。针对这一状况，胡元瑞曾这样指出：

至于志怪传奇 尤易出入 或一书之中 二事并载
一事之内 两端具存 姑举其重而已^②

不难发现，上述引用还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已经把志怪和传奇从某种“原则上”做了区分，而区分的“现实”困难在于发现传奇和志怪的缘起原来是如此紧密。历史上作为文学体裁的传奇这一名称，原本指的就是和志怪不同的一系列作品，所以如若论述体裁特征，也必须首先考察传奇和志怪的相互关系。

志怪多记述尘世凡界和神鬼异界相交之事，殊怪毕举，爱广尚奇，为传奇小说体制的确立和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当志怪从上古神话传说、民间口传文学那里逐渐脱胎而出的时候，其独特的审美意象和表现手法也成为众多叙事作品的一枝奇葩。特别让研究者瞩目的是，从口碑传承向记述传承移行的过程中，记录者有意识的添削、变容，给相对单纯的“志怪故事”带来了哪些变化。^③ 当

① 有研究者认为志怪属于笔记。

② 胡应麟：《九流绪论》下，见《少室山房笔丛》。

③ 段成式认为“志怪”一词最早源自《庄子》的《逍遥游》，他在《酉阳杂俎序》中说：“固役而不耻者 抑志怪小说之书也”。他认为志怪并非是民间“说话”伎艺的简单承袭，而是通过记录者的创作介入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当然，这里应当注意的是，要将这种创作介入和传奇小说作者的创作介入明确区分开来。

一部作品具备了一定的叙事视角和模式，并和具有文字解读能力的读者有了关系，那么故事的人物、情节、环境亦即小说三要素势必会发生变化。正因为这一点，有观点认为志怪就是小说，这种一边倒的论断显然过于偏颇。事实上，志怪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小说化特征，与其说是志怪本身的属性，毋宁说是志怪向传奇演变过程中产生的“传奇的”属性。不管怎样，本书关注的焦点在于，志怪是从哪些方面向“带有小说可能性的故事”过渡的，而传奇又是如何借鉴并发展演进的。^①

一部分志怪作品表现出来的种种小说化倾向，随着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得以在新的层面上不断深化，从而逐渐发展为“传奇”这种文学体裁。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新的”这个修饰语并非意味着单纯的“程度差异”。如果只是志怪的属性在深化，那么志怪永远只能是志怪，而不可能成为传奇。志怪本身具有独特的价值和生命力，即使在传奇文学出现以后，仍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和发展。^② 如果过分将志怪看成一个早已固定成型的实体，那么这对理解传奇样式的特征将无任何帮助。志怪对传奇的出现有

① 徐敬浩通过分析志怪作品认为，作为记录者有意设计的出场人物、合理的叙事方法、逆转效果的使用等等都可以看作是志怪作品中的小说要素。所以，他认为，记录者向作者的转变，是小说的个人创作环境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之一。

[韩]徐敬浩：《对志怪小说机能可能性的考察》，载《中国学报》，30辑，韩国，韩国中国学会，1990。

② 在韩国通常认为，一直到传奇小说的历史使命渐趋消亡的18世纪，仍不断有志怪集产生。例如肃宗、英祖朝的实学派文人慎后聃（1702—1761年），沉迷于道家和佛家，留下《南兴记事》、《金华外篇》、《续列仙传》、《续搜神记》、《太平遗记》、《龙王记》、《海蜃记》、《辽东遇神记》等大量著述，其中多数为志怪集，或以志怪为主的作品集。由此可以说明，志怪并没有随着传奇的出现而销声匿迹，志怪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和生命力。

着“主要的”影响，对这一点已无需讳言，除了志怪，其他体裁和传奇的产生发展也不无关系，不过从根本上讲，传奇是由志怪的一支演进而来。换言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志怪小说的一支异军突起，终于能够突破量的积累，形成质的飞跃之时，一个新的层面上的分支形式出现了，那就是传奇。

传奇，从名称看，就和志怪有一定的差别，传奇这个用语，虽然用的是和志怪、志人一样的作名法，不过，倘若比较一下这几个名称，便可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即传奇这种新兴的文学体裁，杂糅并发展了志怪和志人两种不同体裁的属性。传奇的“奇”有别于志怪的“怪”，传奇多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奇人异事”，而志怪表现的多为神仙鬼怪之“怪事”。相对而言，“奇”者含义略宽，因为它不仅包括超现实的怪异之事，也包括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怪异之事。^①在素材上，传奇更接近现实人们的生活。

以超经验的怪异之事为主要内容的“志怪”，其文学想象力自由奔放、天马行空，后人借此可以衍生、开发出更出奇更丰富多彩的素材。而旨在品题人物才性的“志人”，其现实性较强，善于通过特定描写呈现真实生活细节，所以不太能够接纳想象思维的介入。志怪和志人这两个迥然不同属性却被传奇巧妙熔铸到一起。可以这样说，传奇小说的素材主要采摭于志怪，而其记事传人的艺术技巧，则主要从志人那里承袭而来。

传奇不仅把现实世界的事件活用为自己的素材，而且能够把那些超现实的、幻想的事件，通过基于现实的合理认识，重新予以诠释，变形为附有作者主观意识的虚构化素材。即传奇将“幻想性”和“现实性”这两个多少有些相悖的属性巧妙融合成“浪

① [韩]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载《中国小说研究会报》，26号，46页，韩国，1996。

漫性”。由此可见，传奇的叙事世界和志怪有着明显的区别。如果说志怪是依靠想象力而创造的“任意的幻想”世界的话，那么传奇就是以作者的主观意识为媒介而创作的、和现实紧密联结的“艺术的假想”世界，所以在小说的艺术虚构方面，传奇略胜一筹。

不仅如此，传奇这个概念，还内含着作品形象化的构成原理。在“传奇—志怪”这一关系中，有“奇—怪”和“传—志”两个关系项，这两个关系项分别暗示了传奇与志怪在叙事对象和叙事再现方式上的不同。以上我们通过“奇—怪—人”的关系，主要考察了传奇的素材特点，然而作为文学体裁的“传奇”的意义中心，与其说在“奇”上，毋宁说是在“传”上。意为“传承”或“纪录”的“传”字，追根溯源，和记、志、识、纪、誌这五个字在音义方面相通，^①但惯用法上的意义却迥乎不同。“志”重在记述见闻内容，而“传”重在“继承”和“扩大发展”。作为叙事再现方式的“传”，深受“史传”的影响，在具体作品中，通常表现为通过创作构成要素的介入，在新的层面上深化、扩大叙事对象（奇）。因此可以说，“传—志”是区别传奇和志怪两种文学样式的决定性因素。

传奇是作者有意而为的作品，这和志怪的实录原则不一样。如果仅仅根据记录者或编辑者对素材加工润色程度的不同进行考察的话，几乎难以区分传奇和志怪。志怪与其说是重新织造故事结构，不如说是记录者根据各自的关注点，搜奇记异，辄录所闻；传奇却不一样，传奇是一种有选择有艺术追求的创造性新文体。^②

① [韩]金容德：《韩国传记文学论》，5页，韩国，民族文化社，1987。

② [韩]尹在敏：《传奇小说的人物特征》，见《民族文化研究》，29，53~54页，韩国，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所，1995。